



金盾丛书

第一辑

刘璐 著

# 本案无现场

BENANWUXIANCHANG

2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金盾丛书第一辑 张策 主编

# 本案无现场

CHANG

刘璐 著

2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本案无现场/刘璐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1

(金盾丛书·第1辑/张策主编)

ISBN 7-80171-109-2

I. 本…

II. 刘…

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6515 号

### 本案无现场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5 字数 204 千字 插页 2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71-109-2/I·77

定价:48.00 元(全 4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## 总 序

出版一套“金盾丛书”的愿望早已在心中蕴藏着,就像一粒种子,一旦播撒了下去,就生存着,成长着,在思维的角落里顽固地守望。终于,冒芽了,吐蕊了,伸出嫩叶了,在长久等待后的今天改变了生存状态——由一粒种子变成了一棵树。

这是第一棵树,故而着意标明:“金盾丛书”第一辑。今后当然还会有第二辑、第三辑……

直至成为一片林,一片由《金盾》营造出来的灿烂的景色。

绿色是可以灿烂的,并不比金色的阳光和赤色的旗帜逊色,而且绿色的生成恰恰是与生命的进程契合着,无论怎样的茂盛都源自那一粒种子和那一片沃土。所以,这更蕴含了几分关于生命的哲理。

回想《金盾》创刊时的岁月,记忆如旋转的万花筒,闪闪烁烁着许多片段,其中最不能忘记的是一位位赐稿朋友的面容,这其中有已成名的大家,也不乏初出茅庐的后辈。出于同一种关心和同一种热爱,大家一起走进《金盾》编辑部那扇简陋到极点的旧门。如果说《金盾》是一座楼,那么稿件就是一块块砖;如果说《金盾》是一条河,那么作者就是一道道汇入的溪流。当然,最恰当的比喻还是绿色,《金盾》就是一片被开垦的处女地,是作者和编者一起掘开了黑土,播种了春天,收获了十二年的郁郁葱葱。

当年的赐稿者今天也有不再联系者,他们或许是改变了工作,或许是转换了兴趣,但他们留在《金盾》上的名字永存,他们为《金盾》付出的心血在和智慧永存。当然也有许多后来者加入,他们为《金盾》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活力。常常在编辑之余心存感激之情思索:假如没有热情的作者们,那么还会有《金盾》吗?我们这些编辑《金盾》的人们,又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?

由此,有了“金盾丛书”,谨以此答谢关心着支持着《金盾》杂志的作者朋友们。

“金盾丛书”第一辑收录了四位作者的作品,刘朝江先生应该是我们的前辈,大半生耕耘在公安宣传与研究的岗位上;刘璐和穆玉敏二位都是来自基层的文学爱好者,今天已成为称职的宣传干部;芳茵在四位中年年龄最小,却是享有声誉的公安女作家。四本并不算太厚的作品集,风格自然迥异,内容当然丰富,且都洋溢着有一股来自生活的清新之风,为“金盾丛书”开了个好头了,也是为杂志社的,更是整个公安文化事业的。我们共同编辑着一片绿色,并且小心翼翼地经营着、呵护着,期盼着天涯海角处那绿色的延伸与铺陈。

“金盾丛书”自然要坚持办下去。面对未来,第一辑之后是第二辑、第三辑……它将成为杂志与作者之间的一条生命血脉,把我们紧紧地维系在这一片沃土上,并且融化在绿色之中……

零乱思绪,是为序言。再次谢谢关心着《金盾》的每一位朋友。

张 策

2001年11月于北京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杀机由何而生 .....       | ( 1 )   |
| 疯狂之后是扼杀 .....      | ( 10 )  |
| “缘分”引来的杀机 .....    | ( 17 )  |
| 迟到的忏悔 .....        | ( 26 )  |
| 劫难 .....           | ( 35 )  |
| 火场一片狼藉.....        | ( 42 )  |
| 大山深处的悲剧 .....      | ( 52 )  |
| 谁在助纣为虐 .....       | ( 61 )  |
| 鲜花,凋零在护校.....      | ( 68 )  |
| 大个子与小个子的“较量” ..... | ( 79 )  |
| 本案无现场 .....        | ( 84 )  |
| 一张可疑的“祛斑霜”处方 ..... | ( 88 )  |
| 巨款失窃之后 .....       | ( 96 )  |
| 其实我并不高明.....       | ( 108 ) |
| 万里追踪.....          | ( 116 ) |
| 百万元的骗局.....        | ( 130 ) |
| 刑警,男人的职业 .....     | ( 148 ) |
| 排爆队的故事.....        | ( 156 ) |
| 跟随女法医出现场.....      | ( 168 ) |

|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金 | 走近京都第一代女民警.....   | (182) |
| 盾 | 女人走进橄榄林.....      | (190) |
| 丛 | 心缘.....           | (207) |
| 书 | 专抓逃犯的女刑警.....     | (212) |
| 第 | 女片儿警的爱心世界.....    | (222) |
| 一 | 那片“痕迹”属于她.....    | (229) |
| 辑 | “圣妹”.....         | (238) |
|   | 听女预审官的丈夫如是说.....  | (242) |
|   | 金牌获得者和他的警察妈妈..... | (247) |
|   | 那几番风雨那一个人——.....  | (256) |

## 杀机由何而生

### 张家的小闺女失踪了

虽是立秋，天气依然闷热。

傍晚，桂庆忠在宿舍里烦躁得不得了。看电视，嫌荧光屏射出的光烤得慌；听收音机，又嫌那流行歌曲伴奏的鼓乐叮里咣当吵得慌；看书吧，翻了两页，只觉得那字里行间像在冒火。索性出了屋，到前院的办公室，拨通了郊区大兴县女朋友张秀霞家的电话。

“什么！秀霞两天没回家了？上哪儿去了？我是前天晚上，大约10点多送她到你们村口的，以后也再没见过她。好，我马回去帮着找她。”

桂庆忠当即向领导请了假，星夜驾车赶回大兴县，直奔张秀霞家。

张家已经乱了套。小闺女两天没回家，男朋友也不知她的行踪，能上哪里去呢？这两天，张家的亲戚、朋友都出动帮着找，左近村乡，她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个遍，就是不见她的人影。

“怎么发现秀霞不见的？”桂庆忠比她家里人还着急。

“前几个晚半晌，秀霞骑上车说上桂村你们家去，当夜没回家，我们以为住你们家了。昨儿个一天一宿没见人影。找人去你们家问，你妈说那天她去了，没呆住又跟你一块堆儿走了，你第二天上班一直没回来。这丫头，上哪野去了，也不跟家里头言语一声。瞧这急着的！”秀霞她哥气得直骂。

“前几个晚上秀霞是上我们家去了。进了门就跟我赌气，嫌我下午没跟她上黄村瞧电影去，没结没完的。我瞧她那气哼哼的样儿，不跟我好好说话，就送她回家了。一路上秀霞还不依不饶的使小性儿，走到王家村北的一个路灯下，她非让我回家，说她自个儿回村不用我送。我瞧那地界离你们村不远了，道也不黑，就依了她，磨回头自己回家了。这两天我上班，她也没给我打电话，我还当她还生我气呢！”桂庆忠回忆着前天晚上跟张秀霞分手时的情形。

桂庆忠也加入了张家找闺女的队伍，第二天忙活了大半天。

“报案吧。别是让人给拐卖了，要不被谁强奸以后杀了吧？”桂庆忠不冷丁冒出这么一句，让张家人心里“咯噔”一下子，可人确确实实是找不着了。张家让秀霞她叔坐着桂庆忠的车一块去孙村派出所报了案。

由于张家和桂庆忠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，张秀霞的失踪暂时无从查找。

## 玉米地里有一片暄土

九月，郊外旷野处已觉秋风飏脸。张秀霞依然没有音讯，张家人找闺女的行动一天也没有停止。

汛期已过，连日的大晴天使得空气干爽了许多。路边沟

里、水洼子里的积水也渐渐蒸发，有些处已见干涸。

听人说通黄公路刘村西那段路的沟里有辆没人认的自行车，张家人忙过去看个究竟。

沟里的水见了底，露出一辆躺倒放着的自行车。那辆“金狮”26型女车虽已锈蚀，张家人依然认出就是闺女张秀霞骑的那辆！

车找到了，人呢？张家人又在刘村附近连打听带问地下功夫找起来。于是，有人说，拣着过一件女人穿的衬衣——那式样、颜色正是那晚闺女穿的那件；有人说，见到过女人用的，可像是撕扯断了的半截儿胸罩……

张家人心慌了，又在附近找了个仔细。终于，在离通黄公路约三四十米处的一片玉米地中间，发现了一片暄土……张家人忙找人看住，之后便踉踉跄跄跑到了派出所。

孙村派出所来了民警，县局刑警队也来了技术员。那片暄土被一锹一铲地移到一旁，显露出来的，是一具蜷缩着身体，已开始腐烂的裸体女尸。

经家人辨认和法医鉴定，这具女尸，正是张家失踪半个多月的小闺女张秀霞。令人不解的是，这个20岁的未婚姑娘，竟怀有近7个月的身孕！

## 凶手是胎儿的父亲吗？

张秀霞的死显然与腹中不合法的胎儿有关。

凶手是谁？

桂庆忠与张秀霞是恋爱关系，又曾多次留张秀霞在他家过夜，桂庆忠也承认与张秀霞发生过性关系。但据桂庆忠自己申辩和他俩的介绍人证实：桂与张从认识到张秀霞失踪不

过半年时间，此前二人并不相识。因此，张秀霞肚里的孩子不可能是桂庆忠的。

难道还会有另一个男人？

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，张秀霞的同村人向刑警介绍：秀霞个子不高人长得也不漂亮，但挺会打扮，又爱说笑，在村里也算是个挺招眼的姑娘；秀霞在跟桂村的桂庆忠搞对象之前，跟本村的男青年张某关系挺近乎，算不算搞对象，只有他俩知道。张秀霞的另一个女朋友说，有一次她俩同行，张某在村口截住秀霞要跟她谈谈，秀霞让女朋友先回去，自己跟张某走了。

这是个有价值的情况。如果张某与张秀霞搞过对象，不会对张秀霞的移情别恋心存芥蒂，甚至……张某成为此案的一个嫌疑人。

但张某被“请”到县公安局后，竟口气强硬，根本不承认他与张秀霞的死有任何关联。他说他的确与张秀霞有过两性关系，他非常爱张秀霞，打算娶她做媳妇，不知哪个天杀的害死了他心爱的人。张某承认在村口截过张秀霞，是想和她恢复恋爱关系，但张秀霞不愿意，说她快和桂村的那个人结婚了。张某说他至今不明白张秀霞为什么和他“吹”了。

据张某的交代，他最后一次与张秀霞发生性关系是在春节前，那一次，他俩都非常的投入。事后不久，张秀霞告诉他怀孕了。张某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是不是自己，张秀霞却不置可否。

如此说，从时间上推算，与张秀霞一同死去的胎儿应该是她与张某那次做爱后的结晶。难道，杀害张秀霞的凶手是这个胎儿的父亲张某吗？

张某在一次又一次的讯问中，对自己与张秀霞交朋友的

时间、地点、谈话，甚至发生性关系的一些细节都不回避，而且叙述平缓。惟独一提到张秀霞的死，他便神情激动，语言强硬，坚决不承认是自己杀了她：“在张秀霞找不见前的好多天，我就没见过她。我一直想跟她结婚，干嘛要杀她呢？”

据刑警向与张某经常在一起的人了解，张某的确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同张秀霞在一起了，而且从张的言谈话语中，并未有过怨恨张秀霞的情绪。

是谁杀了张秀霞？

与张秀霞接触甚密的就是张某和桂庆忠两个男人，难道凶手是桂庆忠吗？

桂庆忠身上的确有疑点：

是桂庆忠最后见到的张秀霞；张秀霞那晚一直不高兴，与桂庆忠口角不断；桂庆忠说那晚约 10 点多送张秀霞到王家村北就自顾回家了，但无人能够证实；张秀霞尸体发现处正是桂村到三间房村的必经之路。不能解释的是，桂庆忠与张秀霞交朋友近半年业已谈及婚嫁之事，为何还要杀她呢？

据刑警向桂庆忠于临时工的单位了解，桂庆忠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平时好喝两口酒，与人交往时爱占个小便宜什么的，未发现什么太明显的劣迹。这些似乎都构不成杀机，张秀霞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

再问桂庆忠。

讯问的结果出人意料——桂庆忠在听完预审员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之后，便非常平和地承认了杀死张秀霞的全部犯罪事实。

## 杀机缘于胎儿

春节过后，桂庆忠的叔伯哥哥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是本土孙村乡三间房村的农民张秀霞。这个姑娘人长得一般，但嘴挺会说，又爱笑，挺招人喜欢，两人都觉得对方不错，挺投缘。平时，你上我家来、我到你家去的交往了两三个月，两家的老人都挺满意，已在商量给他俩办喜事。

6月的一个阴雨的晚上，张秀霞留宿在桂家，当夜，与桂庆忠发生了第一次两性关系。此后，他俩一有机会就睡在一起欢娱一番。

仲夏一个无风的夜晚，闷热让人难以呼吸，桂庆忠懒得送张秀霞回家，两人又躺在桂庆忠的单人床上，一番颠鸾倒凤的云雨之后，桂庆忠大汗淋漓地瘫在床上，张秀霞也四肢放松地平躺在他身旁。皎洁的月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床上，桂庆忠意犹未尽地欣赏着张秀霞丰的身体，贪婪的目光一遍遍从上到下地扫视着这事实上已经属于自己的“私物”。忽然，他游移的目光停在张秀霞的腹部——那本该平坦的地方却示威般鼓着一个“小山包”。

“你怀孕了吧？”桂庆忠疑心顿生。

“嗯。”张秀霞不置可否。

“几个月了？”桂庆忠问这话时声音有点发抖，是心虚还是恨他自己也难以说得清。

“五个多月了吧。”张秀霞轻松地答道。

桂庆忠心里“咯噔”一下子：自己跟她同床共枕不过两个月，她却怀了个五个月的孩子！还用问吗，一准儿是别人的种。霎时，一种难以遏制的厌恶油然而生，他狠狠地调过

脸去，把一个冷冰冰的后背留给张秀霞。一夜无语。

此后的许多天，桂庆忠的心里一直像堵了一团脏棉花，满满的，想吐吐不出来。他甚至一闭眼，就出现张秀霞与另一个男人苟合的情景，那热烘烘的喘息仿佛就在耳旁刺激、嘲笑他。桂庆忠恶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：“结婚？这样的女人怎能娶进门，她肚里的野种怎么处置！？”

桂庆忠陷入极端的矛盾之中，和张秀霞“吹”吧，两人是自己的叔伯哥哥介绍的，亲戚里道的，碍着面子不好意思提。张秀霞的父母兄妹对自己都那么好，已经当成一家人似的走动，怎么张口说拉倒呢？再说，自己又与她有了那种关系，不娶她睡她干嘛！可要不吹吧，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一个堂堂的大男人，怎么能拣别人的“剩儿”，让人指后脊梁骂“活王八”呢？！

那个晚上之后，他俩好几天没见面，张秀霞给他打过许多次电话，桂庆忠都推脱有事加班，回不去家。等张秀霞再次站到桂庆忠面前时，桂庆忠对她只剩下厌恶，没有了往昔的激情。

又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桂庆忠仍就躲着张秀霞。可张秀霞却全然不知，以为他忙，天热心烦，懒得说话；依旧隔三差五地来桂村找他，在他眼前烦他。夏天单薄的衣衫早已遮不住她那日渐鼓胀的肚子，桂庆忠每瞧她一眼，心底的恶心就增添几分。“烂货！”他在私下里恨恨地骂着，心中生出除去她，以解腻歪的念头。

8月21日，桂庆忠在家里休息，下午张秀霞又来找他，约他一同去黄村看电影。桂庆忠此时已有“看她一眼，少活10年”的感觉，恨不能张秀霞永远在自己眼前消失。“看电影！瞧你那肚子，寒碜不寒碜！”便推脱有人约他打牌，冷

冷地回绝了她。

谁知，那张秀霞却不知趣，晚饭过后不久，又骑车来桂村找他。“走，我送你回家。”桂庆忠的忍耐已到了极限，他耐着性子推出自行车，门都没让张秀霞进，就同她出了村。

他俩沿着通黄公路向三间房村的方向骑，一路走，一路唇枪舌剑。张秀霞嫌桂庆忠有时间就玩牌，根本不搭理自己，桂庆忠反唇相讥：我的腿我的手，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管不着。此间已骑到三间房村北，两人在路灯下呆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桂庆忠让张秀霞回家，张秀霞不肯，于是两人又往回走。约10点多钟，到了刘村西附近，桂庆忠想小解，两人便把车支在路北沟边。桂庆忠去找地方“方便”，这边张秀霞还不停地唠叨。等桂庆忠回来，张秀霞正说到愤怒之处，顺手操了桂庆忠一把。

桂庆忠送张秀霞回家本来就是敷衍，他在心里已经腻透了这个女人。见张秀霞对他唠唠叨叨还又推又操，便一股怒火直冲头顶。他伸出右拳照张秀霞的太阳穴狠狠地挥过去，张一个趔趄没站稳，连人带车摔进沟里。过了几分钟，她还没有动。桂庆忠下沟看了看，见她已昏了过去，伸手试试，已经呼吸微弱。他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，跳上沟，自顾骑上车回了家。

父亲正在给他等门，他让父亲睡觉，拿起一本书，心不在焉地胡乱翻看着。约凌晨1点多，家人早已进入深深的梦乡，桂庆忠蹑手蹑脚出屋，找来铁锹，悄悄返回现场。一个阴谋已在他胸中形成。

此时，张秀霞早已停止了呼吸。他将她的尸体掩埋，伪造了一个强奸杀人的现场。尔后，又将她的自行车狠踹两脚，让半人深的沟水没过车身，然后拣起散乱在一旁的张秀

霞的衣物，骑上车，随走随扔。做完这一切，桂庆忠又悄然潜回家中，此时已经是凌晨4点。他编好一套谎话，第二天，镇定自若地上班去了。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故意杀人犯桂庆忠死刑。

## 疯狂之后是扼杀

### (一)

在相识的那一刻，他俩的潜意识里实际都在试图从对方身上寻觅自己的希望。

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，赋闲在家的他百无聊赖，独自散步到北海公园。他漫无目标地走着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走累了，也渴了，他买了一听“可乐”，来到开满荷花的湖边，俯在铁栏杆上，“砰”打开封盖，飞沫涌出，他下意识后撤两步，“可乐”洒了自己一身，也溅在旁边一个姑娘的脚上，抬头望，那姑娘竟不恼不怒，还递过一个足让他心领神会的微笑。他于是没有道歉，慢慢地一口口抿着“可乐”，侧过脸上下打量着对方。这姑娘中等个，不胖不瘦，脸蛋红扑扑的，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丝毫不回避自己轻佻的目光。他胸有成竹，扔掉“可乐”筒，上前试探着与她搭开了话：

“一块玩玩？”

那姑娘果然抿着嘴欣然点了点头。

他俩拉开距离沿湖走着，一句一答地聊着天。越聊越投机，臂膀也不时碰撞一下。不知不觉，天色已晚。

“饿了吧？我请你吃饭。”他适时邀请她。